**圆桌派第四季第1集 我们：朋友一生一起走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陈坤、周迅**

窦文涛：瞧瞧咱们这个沉香，这个为了陈坤和周迅，你们俩终于在我们这儿聚首了，瞧瞧坤哥，你们俩感觉现在就可以眉目含情了，你们俩还有情吗？

陈坤：啥，哪方面的情吧，您说。

窦文涛：这正是我今天想探讨的问题，他们俩在一块儿真的是可以聊聊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能够有多少复杂性。坤哥，你觉得迅哥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朋友？

陈坤：存在呗。

窦文涛：存在。

周迅：现在几乎就是像家人一样了。

陈坤：对对对。

周迅：那个情已经是像家人一样了。

陈坤：可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第一次拍戏的时候，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拍戏我抱着她，不是要有抱她的戏，我就一直抖。

周迅：对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呢？

周迅：坤儿抖。

陈坤：紧张嘛，一个是新演员嘛，第二个是就小时候我们就看迅姐的戏长大的。

窦文涛：迅姐。

陈坤：看到她就是从《苏州河》里面走出来，抱着她真的是抖，还是控制不住的，现在没了，是吧。

窦文涛：现在是左手摸右手了是吗？

周迅：现在反正因为我们去年就又拍了两个戏，就是现在有一种感觉也挺逗的，就是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，但是因为成长，因为就是又有陌生，然后因为角色的不一样又有陌生，所以那个跟小时候又不大一样，从不熟到拍戏就是那种，就是刚笑完然后可以含情脉脉。

窦文涛：那我问一个刺激性问题，这我很好奇。

周迅：刺激性问题。

窦文涛：像你们俩这样就是哥们儿吧，或者说就这么好的，比方说要演吻戏，别扭吗？

陈坤：不别扭，干吗别扭，我跟她拍过《画皮2》的时候。

窦文涛：对啊。

陈坤：脱得特别少了，我紧张半天，我要跟你们俩演演嘛，老赵跟你。

周迅：对。

陈坤：我都痛苦死了，因为都是生活里面都是死党的那种，但是那个乌尔善导演就说，说坤儿你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羡慕你，而且我那个时候。

窦文涛：是啊。

陈坤：您知道吗，就是按个就是紧张，没怎么演过，但是也因为是她和老赵我，也一边紧张一边可以相信，但是也不觉得尴尬。

周迅：对，但是我们其实也喝了一点酒，就是说让那个就是，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什么的，其实也都没有到那么放。

陈坤：对，就是我们俩就住楼上楼下老在一起，如果我去她那儿，或者她到我这儿来，都是都不会穿成一个睡衣睡裤的那种关系，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跟小迅有点那个什么，就是其实我们生活里面也不是老在一起的，不是老在一起的。

就是只是从小到现在20年了吧，就是那个心里觉得她只要出现，好，你来，死党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我就特奇怪像演员之间混成了这种关系，他拍感情戏。

陈坤：就是他有一个借力的躯壳是在于，我们有一个人物。

窦文涛：就是在当时的时候，你忘了她是周迅，就是那个角色。

陈坤：对，小时候没有人物，就是硬演那个人物的时候，还是陈坤去跟她演的杜心雨接吻，而现在成熟了，快乐的点就在于就是我跟那个角色做了很多准备，我跟他融入的时候是这个角色可以去亲吻她，非常快乐，您知道这个就是你回到生活里面会觉得，死党哥们儿也不会拉你，也不会亲你一下，当然我也会，我喝多了会亲她。

但是就是拍戏的时候，我根本无所谓，因为我有一层我觉得理所当然的，比如我演的夜摩天跟正一品，你演的正一品，看的眼神就不是陈坤看周迅的，是这个角色，我的理解的这个角色，看到我理解到的正一品。

周迅：对。

陈坤：就是挺舒服的，

窦文涛：这就是专业，你知道他说这个，我一下想起一挺逗的事，就是前些年不知道多少年了，她跟一个男演员拍这个戏，他们刚拍完呢，男演员也是我们哥们儿，回来讲我把我笑坏了，周迅说当时呢，她是躺在地上，这个男演员是不是，这个男演员当时在哭，对吧，是要跟她接吻还是要什么呢？这男演员就是什么。

周迅：他就是哭，我“死”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“死”了然后他哭，但是这男演员他有个毛病，他一哭不是流眼泪是流鼻涕，然后周迅说她下面看着，他那个鼻涕快到脸上了，快下去了。

周迅：对。

陈坤：你跟我说过。

周迅：对，但就是这种，你就是拍戏有一些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好玩，就是比如说，因为比如说有些时候情感戏，就是你情绪一大，因为每个人说话方式不一样，所以他可能有些时候会喷很多口水，然后有一些时候比如说你胡子，就比如说男孩就粘胡子，可能有些时候是歪的，就这样，但是你一定要就是我们上次拍那个，就我们刚拍完那个，你不是说了一个什么，我就有一点笑，谁都没看出来，只有你看出来了嘛，你记得吗？就是要那种掩饰，我都忘了你是一个什么表情还是一句话，我都快笑出来了。

陈坤：对，你说错词了，你就顿了一下，完了之后你继续演下去，完了之后我就我还是在继续演下去，因为你的那个微小动作，让我一下客观了，然后我一下子回到就是我在观察你了，它不是我们俩的那个人物状态，因为它不是顺的，完了拍完了我说笑哈，她说我没有啊，完了看回放，看回放也没有。

她说，被你看出来，我说不是，因为离得太近了，离这么近你说是不是。

周迅：对，因为那个真的是非常微小。

窦文涛：到了一种心灵的感应的那个程度了，

陈坤：对，因为有，因为你专注在那儿的时候，她不是演出来的节奏，是你自己好像里边。

陈坤：就是有形的已经感觉不到了，但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在那种状态下，心思是非常敏感的，演员非常敏感。

马未都：你看，我这个，我从很年轻就出镜，什么事都有，就是对着这种镜头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可以对着镜头说半天也没事，但我绝演不了戏，因为演戏是另一功，我老跟人说那根本不是一个功夫。

有无数人都找过我演戏，少红导演就找过我，拍《红楼梦》的时候她让我演那个冷子兴，就是后来英达演的，她还告诉我有大段的台词，我一下我就崩溃了，我说大段的我能背的古文我要在台上我都背不出来。

那么演不了戏不是没试过，我去试过，人家我原来有朋友，因为这个演艺界朋友多，有一回说我还是在出版社呢，打电话说你们家有好包吗？我说什么叫好包，说名牌包就是好包，我说有，他说你赶紧过来一趟，我就过去了。

那时候我们出版社在十二条，东四十二条，他七条拍戏，拍戏到那儿以后就说，说你就拎着这包，说一会你敲那门，就把那姑娘领出来就完了，然后后来我说不是要包吗？怎么我人还得上去，人家说呢，这个说没人了，你就弄个，那我说我什么身份，我还问一下，人说你一港商，那时候你想那时候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那港商什么概念，我自个儿什么概念，然后我第一个反应。

窦文涛：港商应该比你皮肤好。

马未都：对，我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这包吧，拎在左手也不合适，拎在右手就自个儿在那拎半天，就怎么拎着包都就没法拎，然后到了门口以后，我敲门的时候，我自始至终没敢看那女孩的脸，我到最后都不知道那女孩是谁，就眼睛就抬不起来，然后后来等我都演完了以后出来，然后演不下去，你知道吗？那胡同里全是人围着，全是人，我就演不下去了，然后我突然就不演了，我就跟导演说我说得清场，导演看着我说，你多大腕儿，说这胡同我上哪儿清场去，就是你这么个破事你让我清场，我说我确实就崩溃了，就是完全崩溃，然后最后这个完了以后呢，我当时就一个反应，说这戏千万别播出去，不定把我糟蹋成什么样呢，那个叫我那朋友就跟我说，说这包还不错这包送我得了，然后我还赔一包，然后还丢一人，最后隔了很久，人家告诉我说那戏没播出，把我高兴的，我特高兴，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就是，你不是演员你就绝做不了这事，你脱不下这个壳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这个是个什么壳呢，是个理性的壳。

马未都：对。

窦文涛：就是咱们不能相信，太理性了，我觉得你们就得练一种认假成真的本领，就是明明那是假的，甚至那就是个镜头，对吧，那怎么能唤发起心里，就当真呢。

陈坤：我这段时间有个进步，就是我小时候当演员的时候因为特别自卑，就是老是演出来我就好像准备好了，或者说上个舞台，其实心里很慌，然后就花很多能量去演我不紧张，我充满了自信，有的时候演过了还让人讨厌，就是我自己回看的时候特别傻的就是那种。

但是我觉得我这两年我特别的高兴，就是我们可能做了山下学堂的缘故，就是我们老是在跟孩子们聊说我们要本真，我们开发天性，不是身体的天性，是内在的那个理解的天性的时候，其实以前我也在追求这样的东西，但是可能做这个事它无形中给我一个提醒多。

我今年年底出去做了两个活动，做两个活动就要上台，还要说台词，我上去就紧张我都说错词了，这不应该的，你想想我是多老的演员了，20年了你想想。

窦文涛：老戏骨。

陈坤：对，因为上台你要让我说个词，是根本不会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真是看到我紧张，比如我深呼吸了上去了，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大的进步，是在我生活当中自然了，我接受我生活中的这种自然的状态，有可能是一个对于演员来讲是一个更好的，因为以前生活里面花了很多能量在扮演某个东西。

马未都：嗯，明白。

陈坤：就是你现在，就是每个阶段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审美标准，对自己的一个要求，因为我们到四十多岁可能身体开始衰老，但是对心理的那个东西的追求其实不断的在提高的。

窦文涛：你讲得很有意思，可能马爷就有这个共鸣了，过去就看中国写这个书画有一个讲究叫熟后生，就是说你熟练了，比如说你演员演的非常熟练，七情上面都在脸上，这技巧把脸面部肌肉调节的都很好。

可是呢这只是一个阶段，再高一个阶段，你得像孩子第一次演戏一样，你还是有那种生，就是他们认为好的这个书画，你看又有一种那么个生劲儿，像是第一次那种欣喜，这个他能认识到这个程度，跟修行有关。

陈坤：就是我觉得就全来真的挺好，就是你来真性情的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她呢，她紧张吗，她演吗，她真吗？

陈坤：小迅是特别真实的。

窦文涛：你干嘛使眼色，说。

周迅：我没有。

陈坤：不，她是一个循环，螺旋式上升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坤哥说的这个，也可能是误解，但是好像是我能理解的，但是周迅的内心我不是完全能理解的，我觉得她好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。

陈坤：对，天生的。

窦文涛：像我们你看能理解，小时候自卑，演戏的时候紧张，这都是能理解，然后克服对吧，你是怎么来的呢？

周迅：我也自卑啊。

窦文涛：比着自卑，是吗？

周迅：不是比着自卑。

马未都：你紧张不紧张？

周迅我其实紧张，我其实拍戏或者是什么我还真没有特别紧张。

马未都：你上台，比如不拍戏的时候。

周迅：我紧张。

陈坤：对，只要回到生活层面，你和我都会紧张。

周迅：我以前比如说我就避免不了，我要去参加一些活动，然后我的方式就是因为活动一般不都有酒吗？我就先去酒吧，先去放酒的地方把自己喝，然后就是这是一种放松，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我，你好吗？你好，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就不知道话该怎么往下说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因为我了解，我就知道跟她不用提问，只要干杯就好了，是不是这种简单能够让你，你看你只要一进了角色你就不紧张了，你觉得那不是你了

周迅：我也不能说那不是我，现在仅仅是这几年能够很清楚地认识到，其实你说你完全转化成那个人，我觉得不大可能。也是因为你的认知，你的生活经验，你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才能有那个人嘛，那换一个人来演就是应该就是说是完全两个东西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就对这个演员的这个心理结构，我就特别感兴趣。比如说就是像你看你的朋友，我们感觉这个坤哥、黄觉，其实你觉得为什么你们会成为特别好的朋友，或者说要当你的这样好的朋友，你觉得往往有什么特点？

周迅：我觉得他们都挺诚实的，而且有那种善心的朋友。

窦文涛：还要有颜值。

周迅：对，文涛一直在说我是那个。

窦文涛：我自卑就在这儿了，你说她是不是有点外貌协会。

陈坤：有。

窦文涛：我是因为是觉得，就是咱们上一回不是聊嘛，她从小看电影，你知道吧？她有点，你看我生活里的故事，是不是说这个男的也要像男主角一样，有没有点这个感觉。

马未都：没有，她刚才说一个很重要就是诚实，诚实是一个内心的感受，就是我觉得你诚实，你诚实不诚实对我不重要，是我感觉重要，我如果感觉你很诚实，我就交往中就特别放松，人内心特别敏感，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对面那个人不诚实，你那门自个儿就关上了。

周迅：对对对对。

马未都：你马上就很多事就不想说。

窦文涛：这就叫真诚。

马未都：对，就真诚。

陈坤：真诚无敌。

马未都：真正的好处是容忍对方的一切毛病，我有很多朋友就过去的朋友就特真诚，就是那么多年就那毛病特大，毛病大到什么程度，就是他到我们家玩每回都偷东西，每回都偷，偷完以后他回家还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还没看住我吧，今儿我拿了一瓶好酒。

窦文涛：那叫爱好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，他知道就是你也不能怎么着，对不对，都是朋友，这都能容忍，也没有从内心说你怎么拿我一东西什么，都没有，就是觉得这朋友他诚实，如果他拿了不跟你说，那让你知道了，那这问题就大了，对不对？

周迅：那是另外一回事。

马未都：对，拿就拿了。

窦文涛：我还真觉得就是说，人要不说都是平等的嘛，就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多面，有的时候咱就说你比如说你要有的朋友，哪怕全世界都说他不好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，你觉得这就是朋友，这就好像我能谅解，我能理解是吧？

周迅：那你能从他那个角度去想，他干吗这样，他或许是因为害怕，或许是因为没有安全感，那你做的这个决定就是不大好吗，就是你只能跟他说你就是，你就不能这样嘛，但是他还是你朋友嘛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觉得为什么你的朋友能维持这么长时间呢？你们都20。

陈坤：我们不老聚。

窦文涛：老聚就完了，是吧。

陈坤：不老聚。

马未都：不老聚。

周迅：也算是老聚了，我也没出去跟谁老聚。

陈坤：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我觉得漂亮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朋友他有一种就是他认可了之后，就是我有些时候是看一些年轻弟弟妹妹，我只是看戏，因为我是观察人物练习，从电影学院就学习这个，我就一直通过他的演戏，他可能演的好不好跟我没关系，但我从他的眼神里面我能觉得，这人可能值得交，生活里面碰一次我就会很亲近。

窦文涛：这就叫辨认过眼神是朋友。

马未都：他说这问题很有意思。

窦文涛：看到周迅，不了解的人都觉得，她是一个需要保护的，也确实是，大家对她都有一种需要保护的，可是实际上我了解多了我就觉得，她心里有这个保护者的一面，或者不叫保护者吧，就是你比如说上次我就听黄觉跟我说，还是我看了黄觉写的一个什么东西。

他说这个说我就喜欢让周迅送我东西，就是上次送了个几万块钱的是吧？他就说我就喜欢，不是说我买不起，我就喜欢有人送我。

马未都：每个人都一样。

窦文涛：然后后来说要买个摩托车，说十几万。

周迅：自行车。

窦文涛：自行车十几万。

周迅：不是自行车十几万，是自行车，五万多的自行车，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买五万多的自行车，我说那你能不能买一个一万多的，然后别的去捐了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周迅：然后他说我不要了，就是会有一种我们刚才讲，为什么会维持那么长的时间，我觉得就是互相给互相一个地方可以自在的待着。

窦文涛：那你为什么可以跟一个男的能混成这种关系呢？

周迅：因为马爷不刚说我有非常爷们儿的一部分吗？

窦文涛：仗义的这一面。

周迅：就是比较男孩化的。

马未都：对，她性格很容易跟男人融合。

陈坤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而且还不落的猜疑是吗？

马未都：有想法会把想法压制到可以克制的程度。

窦文涛：是说他们俩之间，还是在外人中间。

马未都：男女之间，外人之间，就是比如我跟她生，我跟她生，大部分男人对漂亮女孩都有想法，这是生理现象。如果你说我看谁都没想法，就是那我觉得这人生理上有缺陷，那么有想法归有想法。

我们为什么有文明呢？文明是克制自己而已，就是克制到不能达到你所有的人生目的嘛，有想法不是个坏事儿，就怕没想法，看什么都没有想法，这人就活着挺没劲的。

窦文涛：你有过想法吗？

马未都：不是陈坤。

周迅：我们俩还特别奇怪，真是没有过想法。

马未都：完了。

窦文涛：我能理解。

周迅：就是我妈就特别喜欢他，我妈每次跟他说话都是这样。

陈坤：对，可不是吗。

周迅：对，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就过了那个。

陈坤：过了那个劲儿。

周迅：过了那个劲儿了。

陈坤：一开始那个劲儿就有点像师徒关系，是吧。

窦文涛：你卡开始觉得她是个姐大，是不是。

陈坤：不，表演。

窦文涛：表演艺术家。

陈坤：崇拜。

周迅：对，我们就可能那个劲儿就已经就。

陈坤：擦肩而过。

窦文涛：而且我还听了一八卦，说他们俩就是叫过命的交情，说有一次演什么水下的戏。

周迅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就是她差点给憋死了，但是周围拍的人不知道，说是你把她给救了。

陈坤：对，因为比较就是比较了解她，因为我看她。

周迅：他看我的表情已经是。

陈坤：我看她的表情，她的心理活动就，从我以前看她的电影到看她的戏，并且我还在向她学习，就是她的作品我也学习，还在跟她一起拍戏，所以我非常地了解她，就是她有某一种正常状态和非正常状态，哪怕在水里我也可以知道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她当时不行了。

陈坤：是真的。

周迅：然后他推我一把，我就不停的往上不停的往上，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古装戏，还有大头发的那种，就下水就很沉嘛，然后他的衣服比我还沉，因为我的衣服是丝绸的就还好，但我那个头发长了，我头发快到这个小腿肚子那儿，你下去就整个的这儿就跑到这儿来了，他还是那种粗麻布的一入水不更沉，然后他就从下面把我推上去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真是我听他们俩的这个交情，我听着就特别羡慕，而且我特别理解，就是说因为那个我觉得我自己也有，你像当年最早我们跟鲁豫、戈辉，陈鲁豫和许戈辉整天玩在一块，就说实在的在一个房间里都睡过，但是什么都没，就是好朋友。

马未都：不用解释。

窦文涛：现在什么都得解释，然后后来她们都到哪种程度，就是好的，也是我爸爸妈妈特别喜欢，有一次还挺伤害鲁豫的我记得，我妈还跟我说说你们都处了那么长时间了，对吧？你怎么没跟她们好，我说我们就没那个感觉，我妈还不依不饶的说，那要是戈辉不行，鲁豫也行，我说什么叫鲁豫。

但是我就挺，你看就好像有两种比如说世俗层面上，男女两个像你们这么好，我觉得有任何猜疑的太正常了，对吧？可是这个局中人，我后来有一个体会，就是这个语言的无力，就是你看咱们给很多种感情起了个名字，友谊这叫友谊，这叫爱情是吧，这叫闺蜜，这叫什么，可是我又发现你真实的跟一个异性的之间的关系，那个丰富性超过这些名字。

周迅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友谊，你觉得好像跟马爷这个友谊也不太像。

周迅：不太一样。

窦文涛：也不太像，你说什么叫邪念，我觉得也不能说有邪念，但就是有一种感情上的依赖，那这个依赖叫什么呢？它也就是友谊也不足以界定它，爱情更不是那么回事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没法形容实际上

马未都：现在唯一可形容的就是一个中性词，友情嘛，既不是爱情，也不是友谊。

窦文涛：那红颜知己，蓝颜知己，这都是友情。

陈坤：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倒退吧，大家都感兴趣的是异性的友情或者是，比如说阿猫狗跟你的感情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主动生起这个情感的这个人是否真的，我们假设一个叫爱字吧，我们很容易把爱情变成是睡觉那个关系或者是。

我有一天跟我的儿子聊天，我们在那儿聊到，他因为16、17岁了，他说他要处朋友了，我们俩姑姑也在跟他讲你可以现在处朋友了，他所那爸我跟你汇报一下，可能我喜欢的女孩的样子，我说儿子我们先讨论一下爱本身是什么吧。

我跟他谈了一个我的理解，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对他有用，我说你一定不能不观察你的心，你观察到你的心的时候，你真正去爱对方的时候，先不要管对方是谁，你先拥有了你真实去爱的主动表达，你真正的感觉你静下心来，你觉得你为了她，你不会去世俗不累，但充满了喜悦跟愉悦的时候，你真正拥有了爱本身，紧接着才是这个感受之后的下面的反馈，对方是谁，她是否回馈，其实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与你无关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还蛮认可的。

那回到我跟小迅的关系我觉得蛮有趣，其实它是一种爱，爱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你好，就比如说也不用面面俱到，去思考小迅你做了什么东西我都爱你，就是小迅甩也甩不掉，你也甩不掉我，楼上楼下住着，父母关系都这么好，从小到大要么是像，这种爱有点像兄弟姊妹的爱，或者有一点是什么，你做啥我都爱你，我也明明知道你做错了，我也回来跟你吵，我们俩吵得乱七八糟的，它不影响爱的本身，但是很多人会还是把爱会具象的到一个概念里面，你们俩到底是啥关系？因为有些时候是个体单一创造一个关系。

周迅：就是我们俩到底是啥关系。

窦文涛：独一无二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我们中国人把这个爱一定是跟性给勾在一起，他要勾不到一起，他就不说这个爱字了，它跟西方人不一样，西方人这个爱比较博爱，博爱这个词就是外来的，咱过去没这事，你只能专一的爱你凭什么博爱，你逮着谁爱谁，这肯定不行。

他刚才说他跟他儿子讲那番话，你那太深了，那得研究生听，谁儿子怎么能听，你跟你讲那么复杂的。

窦文涛：修行人说的话了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，这个太深了。

窦文涛：但是我从他这深里，我倒想起这个小迅，你说你对这个陈坤也好，包括黄觉也好，就这些朋友的这个爱和男朋友的爱有什么不同，咱就不说性，就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？

周迅：我就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没有要求。

陈坤：对，我刚刚心里就想到这个。

周迅：对，就是没有，就是说他就是这样。

窦文涛：有要求，买自行车就有要求。

马未都：那不算要求。

周迅：这个不是，这个就是其实它是一种撒娇嘛，对不对，就是老黄他有些时候他就是会有这种嘛，那我觉得有些时候对男朋友的爱就是你会比较要求，就是说比如说打一个很简单的，比如说你早上说早安，晚上说晚安，有一天不说你就急。

窦文涛：你是个在乎这个的人吗？

周迅：我以前是的。

窦文涛：少说声晚安都有点不到位。

周迅：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习惯了，就比如说他刚开始每天都是早安晚安，早安晚安，早安晚安。

马未都：突然没了。

周迅：突然有一天，怎么了，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东西，对吧？而且他如果从开始就不是早安晚安早安晚安，那你也就习惯了这个。

陈坤：我还有一个小细节，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，我觉得我观察是你的注意力。当你有了爱人的时候，注意力特别集中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压力，我们死党在一起，别管我，你别管我，你也不要要求我，你的集中注意力，我知道我们是一种在一起的那种氛围里面，但是你也不会要求说，坤你必须要这样，或者你那样做的不好什么，我们俩不会嘛，老黄也不会嘛。

周迅：对，但比如说，那我比如说有些犯傻的时候，他也会跟我说，那他有些时候我觉得你那个时候，我也会跟他说，但是那个东西不是说你必须要，而是是说作为朋友一个，就是我看到了，那可能你这样子可能会为以后怎么，那你能稍微收敛一点吗？或者是什么？但是你如果不收敛。

窦文涛：这是朋友之间的吗？

周迅：对。

窦文涛：这种爱，那个就变成要求了。

陈坤：对。

窦文涛：你比如说我至少就能理解，就刚才坤说的这个，就是我初恋我就能理解，就是你看很多年之后，我听我们班同学讲起这个女朋友，我才意识到我连我们全班同学都没有同学了解她，就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，那么当时爱的那种死去活来，实际上是爱的自己。

周迅：荷尔蒙。

窦文涛：自己的这个爱，就是我爱我在想着一个人，我爱我给她写的诗，我爱我给她送的花，我爱我给她说的早安和晚安，你明白吗？

马未都：你这个都是表象。

窦文涛:她是不是那个人呢，好像都不重要。

周迅：不是说不重要，是你没有认知这个范围我觉得。

窦文涛：那现在你觉得年龄见长，你这个认知成熟了。

周迅：我觉得会比较宽阔宽，对，比较宽阔。

马未都：这个每个人的年龄和对情感的认知，就是由窄到宽的一个过程，就你随着年龄增长，你肯定是越来越宽，越来越不狭隘，你能接受博爱，然后你包括感情的输出，我们说感情的输出不是按照常规说的那种感情输出。

就是比如我有一个家庭，我对另外一个人也非常的好，不代表我背叛这个家庭，这个是个非常深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变化，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叫我觉得是人类的三次革命，第三次重大革命。

第一次是农业革命，我们摆脱了一种狩猎的局面；第二次是工业革命，让我们的生活速度加快；这次是信息加智能革命，信息革命一来呢，就是我们每个人接受的信息远比上一代人要多的多，然后你所要处理的问题要复杂的多的多，过去的人他夫妻之间非常单一，他就是一睁眼就这事，然后就是买菜做饭睡觉，就天天是这个，他们感情他不会有更多的偏离。

周圈的人就是邻居，邻居你多说两句话都会有人追你后背，今天你社会不一样，你演员更不一样，每天这剧组一搭，这一半以上的人你都没见过，对不对？你要跟这些人要生活或者工作一段时间。

那我们生活中天天遇到各种人，那么在这种社会交往中呢，我们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会跑偏，没有一个人一生中每一步都是迈对的，我只是说我们的生活中每一步都是迈错了，只不过我下一步能否把我迈错这个纠正过来而已，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成功是纠错的能力比别人强而已，你没有什么先知先觉。

窦文涛：吃一堑长一堑。

马未都：对，就是，我犯一错误我下回知道了，我知道纠回来，我不能再犯这个错误，人在一个地方犯两回错误是吧？

窦文涛：但是马爷你讲这事有意思，就是有时候人，我看你的书里还写，有时候人老犯同一个错误，我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崩溃、很无奈，就是说咱吃一堑长一智吧，但为什么我这辈子就老犯同样的一个错误。

周迅：那是不是还是不够疼，如果真的够疼了，可能下次你就不会说，我疼到已经就是我不想再有这种情绪出现。

窦文涛：那你比如说我永远犯的这个，就同样一个错误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的坑，事先我都看到了，我也跟人都说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都听了别人的，或者周围种种压力就告诉我你必须，行，好，我最后都没坚持，最后都掉在坑里，我就这个错误一犯再犯。

马未都：没关系，你现在问题是你掉到坑里，后来爬出来没有，你不是爬出来了吗？爬出来就没事了。

窦文涛：那爬出来再跳进去。

马未都：那没事了。

周迅：那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再跳进去了。

马未都：那那坑就没多深，你那坑就是没多深，所以她说你不疼就是这意思，你那坑基本上一步又迈上来了，没事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她有变化吗？她疼过了很多回之后。

陈坤：我不太关心，其实这个事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呢？

陈坤：就是我的逻辑有点奇怪的，就是我觉得就像我儿子一样，或者是小迅像我妹一样，你就该干嘛自己面对呗，你摔到坑里了你要自己面对，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在。

窦文涛：就跟家人一样。

陈坤：不，你那个疼是必须，这是个珍贵，因为我不认为疼是不好的经验主要是。

马未都：对。

陈坤：因为就好像有些人一辈子没有真的爱过，也没有真的失恋过一样，所以我跟我儿子讲的话题就是，我爱你们是因为你必须要经历应该经历，像我要面对我要面对的东西一样，你担心我有用吗？我还是得经历，并不因为小迅面对了这个东西，我会觉得我特别的担心，您知道这个意思吗？

窦文涛：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疼足够疼了，变得成熟了或者变得宽阔了，但是这个在外人眼里看起来会不会有些世故了，或者甚至说有些处理有些问题，没有像原来百分百的把这个心捧出来给人。

陈坤：不会。

周迅：不是。

窦文涛：开始有遮掩了。

陈坤：不会，我觉得人都是从复杂假装自己真的热爱，到真的变成真的热爱，成长是会让我们到最后是真的爱，刚开始我们小时候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会注意她穿什么，我觉得审美很好，也是我爱的一个世俗的一个符号，完了她长得好不好看，她有这个，到最后是你爱的，他跟的是什么人，旁人都没有资格聊什么话题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，没办法理解。

陈坤：因为他爱，他到刚开始我们世俗，小朋友爱的那个东西也是真爱，但是他附着了很多理性的他的需求，而到最后到老的时候，越长大，他爱的东西特别单一，就单一到什么程度，单一就是你不需要存在，我只要想到你我就已经很快乐，它也是一种爱，她不会。

窦文涛：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之后的，看山又是山。

陈坤：她每次到现在，我认为她爱的比以前更辽阔了，辽阔是什么，她不紧抓着了，我觉得开始是这个。

马未都：这个还有一个问题。

窦文涛：辽阔的爱就是博爱。

陈坤：不是博爱。

周迅：不是。

窦文涛：开玩笑。

马未都：她说刚才说的一个观念很重要，叫疼是吧？她说你没疼过。

周迅：不是说没疼过，就是你。

马未都：没那么疼过。

窦文涛：好了伤疤忘了疼。

马未都：我先告诉你，这个疼很有意思，我原来看过一个知识，原来我不懂，这知识说，生理的疼痛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指标，是吧？你突然我胃疼，一会儿这疼那疼都不是好指标吧，但是生理疼痛是人生最重要的指标，你如果不疼痛你就离死不远了。

陈坤：是的。

马未都：你不疼痛，你比如这倒的开水你一摸烫一下，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，如果你不知道烫，那你等它都烫烂了你都不知道，就有人疼痛消失，疼痛消失呢，他的生命就随时可以丢掉。

所以我觉得你要引申到社会学角度上讲，疼痛是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，我不是有时候胃痉挛嘛就疼，我疼的时候就说不出话来，我说这算修行了，我自个儿只能告诉我自己度过这一关，它疼到一定程度它突然就放松了，就没事了。

然后你就跟正常人一样，但是它只要一痉挛，你马上就疼的说不出话来，但我脑子不会不想，我脑子就想我怎么要过这关，过这关，我就想修行的事，就我人生必须有这一个疼痛，我就忍着一会就过去了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疼痛对你的好处是什么？

马未都：修行。

周迅：我觉得那个是，比如说就是从我这个演员的角度，我觉得它真的把我帮我，去看到一些人物的成长和人物面对一些事情的，就是真的反应，就是我们上次说过就关于这个当下的那个。

窦文涛：调动情绪。

周迅：强刺激的那个反应的那个不同性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当你就是说我是已经疼到，因为那个感受我不想再要了，就是那个感受我是我不要再经历这一次，但我不知道我以后是不是，不管是我人为的还是我的命运要我去接受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回想起来我所去经历过的这些疼痛，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？

而不是说你不会付出或者是什么，而是比如说我的缺陷在哪里，我对于谈恋爱的这个缺陷在哪里，那我就不要去犯，因为那个疼痛我已经不能接受，我已经不能接受了，就是你就是比如说，就是像那个辩嘴好了，我现在连辩嘴我都不要，就是那个粘腻的感觉我太不喜欢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但是这一切又是为什么，这个来源在哪儿呢？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觉得人跟人真的是不同的，我们往往拿自己去想象别人，但是你比如说，像小迅我就感觉，我生活里也见到有些人要叫我说，每个人都是个能量团，你觉不觉得有的人就是欲望没有那么强，有的人十点钟就困了这就要睡觉，有的人三天三夜不睡觉，跟年龄都无关，这年轻人都熬不过，那他这个能量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要是用在感情上，我的天。

那就是你知道，我的周围朋友圈儿就有些这个，我记得有个法国作家就说过他跟一个女人的感情，使点劲，他得等会儿，就说他跟一个女人的这个感情，我觉得的就是说这俩人闹了一辈子，就是没完没了，离了婚又在一起，离婚又在一起，最后他有一句话说我们就是彼此之间的刀和伤口。

就是其实要照我觉得，就像咱们你看有些这个艺术家，你会觉得他不消停，他照世俗人讲就是强烈的爱，或者说就不能稳稳的就这么待着，就是我就觉得你别看她身躯瘦小，她这个能量极强，你觉得你算作吗？不算作。

周迅：我觉得我不算作吧，我觉得用作来可能，就是那个作的程度是什么，但是我确实不是那么稳定，我不是一个稳定的能量场，但是你说我不稳定吧，我又有一个基础，其实我是挺冷静的，但是我百分之九十是这样子的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他能量比你强吗？你也挺狠的。

陈坤：不一定。

周迅：差不多，我觉得。

陈坤：对，就是我刚刚在想，你说你觉得疼的都不行了，你过一段平和日子你会怀念的。

周迅：不不不。

陈坤：你一定会，小迅，我们到那时候再说。

周迅：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说为什么，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衰老限制了我的能量。

陈坤：我不这么认为。

周迅：不是，因为我为什么那个不要这些东西了，因为它已经就是说人的那种求生欲，就是说就是我那个东西如果再来，我估计我是那种，直接就趴那儿了，但是这个能量就像我们说，我现在不可能熬两天夜，我再去拍戏。

窦文涛：老战士身体不行。

周迅：这是我做不到的事，对。

陈坤：我跟她相反。

窦文涛：怎么说？

陈坤：我现在能熬夜去拍戏了。

周迅：对，他以前是早睡早起。

陈坤：我们完全相反。

周迅：我们完全反了一个个儿。

陈坤：我特别神奇，我现在不知道。

窦文涛：对，随着你越老，你的觉会越来越少的，好吗。

陈坤：不是睡觉那个少，我27岁以前也不吸烟，也不喝酒的。

周迅：对。

陈坤：她还跟我一起拍戏，去我房间全是果仁，我的房间里面都是打坐的那种，就不爱跟别人说。

周迅：我去找他。

陈坤：我吃素那时候。

周迅：我说坤，你冰箱里有可乐吗，我打开冰箱全是果仁。

陈坤：他们玩，在隔壁，我也不去的，我特别就是生涩那种，反正有点就是故意避开，反正我觉得我懒得交流，我是懒得，过了到现在我也能喝酒，并且我以前也是早上起来要念经，打坐，做瑜伽，做一些热身，持续几十年都是这样的。

突然这两年我跟小迅讲，我说小迅我来了个新的东西了，她说怎么了，我说都不做了，这种形式我不要了，我试试其他，我尝试了好长时间，晚上熬夜到两三点，没事。

周迅：不止两三点，你现在。

陈坤：三四点完了就，我现在我在做一个观察，我在看我到底在经历什么，就是我现在还在做这个阶段的观察，我早上起来，我就醒来第一个，完了就以前的脑子，第一个念头今天状态不好，我要装作好。

不，我现在只要说，好累，好累又怎样，好累就是这样就起来了，就完全不跟你那个劲儿相反的，去了现场拍戏就是累，比如这场戏，脑子看那个剧本的时候，应该是这么演的，对不起我去了现场时候我就是没劲儿，我也试试用这个劲儿，能不能演到这个结果，会出现很多奇怪的关系。

周迅：就不一样，就是挺好的。

窦文涛：体验派。

陈坤：不是，我就现在就我就看，他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我觉得谁管你一定要做一桌好菜，我就有什么我就拿什么。

窦文涛：就是接受了。

陈坤：我接受。

窦文涛：是吧，和解了。

陈坤：对，和解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就成仙儿了，这坤啊。

陈坤：我没成仙，我还不行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比如说，所以我说就说咱们一般外人的很多问题，我就觉得似乎在你们身上根本都不存在，你比方说都知道小迅身边很多好朋友，这要是有时候你看我们组里就说，就是你们好成这样，真的，因为我了解你们，我就觉得我不会在意，但是我也特能理解就是外人说的，就是说难道这真不在意吗？这俩人好成这样。

陈坤：他们必须不在意。

窦文涛：在意也没辙，是吗。

陈坤：不是，我们俩都已经这么好了。

周迅：不是，问题是他都看到我们是什么状况，我们是怎么相处的。

窦文涛：谁知道有没看到的呢。

陈坤：不是，就是她的朋友跟我的朋友成为死党，我们是从两个死党变成了四个死党，完了就我们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。

周迅：因为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是。

陈坤：一坨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马爷你觉不觉得这是个问题，就是好像有些咱们觉得普通吃个醋干吗的，这些问题似乎不发生在他们这样的人之间。

马未都：当然也有他工作的特性，演员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社会阶层，因为你刚才就讲你不是你自己，你要演戏的时候，你要还是你自己这个戏就没法演了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被别人去看的话呢，他是按照我们就传统的世俗，你仔细看这个网上所有的跟贴，基本上都是按照世俗的观点去跟贴，只要他不相信男女之间会有非常纯真的这种感情，这种感情超越了一般的友情，但是达不到世俗的认为的爱情，那么我们今天社会提供的各种信息呢，实际上是在慢慢的改变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会出这种小型的这种，就是完全家庭化的组织，这个雏形我在大概20年前我就说过，就是它会出现若干个群体，它可能是四五个，也可能七八个十几个人亲如家人，这个雏形在。

窦文涛：新型的人际关系群落。

马未都；对，这种群落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，为什么呢？他加入的人越多，我们先假定一个前提就是这个组织是和谐的，不管你四个人还是八个人还是12个人，它是和谐的，如果你在一个和谐的范围内可控的数量，你越大，你的价值就越大，为什么？很简单。

我们过去认为家庭就俩人，夫妻两个人，那你夫妻两个人各带自己那个方面的信息，比如女的就是女方的，男的就是男方的，如果在赋予社会学的这个角色的话，你比如女的是个医生，男的是个工程师，孩子有病二话不说全是他当妈的管，家里哪坏了，一定是我去修，不就这个道理吗？

但突然发现你买东西很很不溜，你这俩人不会买东西，买东西老上当，好，四个人的家庭时候，这有一售货员，好，他对商场特别了解。

陈坤：各司其职。

马未都：各司其职，然后把自己的最大的能量发挥出来，那么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有价值，这种“团伙”会越来越多。

窦文涛：“团伙”。

周迅：这个可不叫“团伙”。

窦文涛：你们就是个“团伙”。

马未都：我现在就是没词，就是这样一个组织。

窦文涛：你这词很准确。

马未都：我们今天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，这叫组织吗，这不叫组织。

窦文涛：“团伙”非常准确。

马未都：对。

周迅：就是我们的群，比如说我们有群就叫好朋友们。

马未都：们，对，这个们里呢它有一个价值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旦发生一个在社会上，就比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比如我们家里突然有个病人，那么这里有一个人对医术非常了解，然后大家就会打电话问他，就说这事你给我咨询他说那个医院好什么，这是不是变得非常有价值。

窦文涛：听上去这人类就变成自力自救了。

陈坤：但我觉得这是马老师说的是一个世俗的观点，但前提很有趣，我其实也想过，就为什么那么融入，比如说小迅有一帮她小时候的那帮朋友，她把我拉进去的时候，我跟他们每个人见面自然就变得非常的熟了，还不是因为小迅，就有可能她喜欢的或者是我喜欢的天性的。

周迅：骨性里面是差不多的。

陈坤：包括有些话题在我们这儿聊，不用聊就是这个。

周迅：一打就通这种。

陈坤：比如类似于就我没钱了，可能有些人私下就说你需要多少，大概齐就是这样的朋友，其实我们可能只认识一次两次，其实我们可能组建在这样一个朋友群的时候，都不是为了说刚开始，您说的是可能后面熟络了之后，刚开始触动的是来自于一个跨越过世俗需求和道德规范，另外的一个互相的默契和认同的价值观。

窦文涛：你讲得特别好，我真的觉得就是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就是说咱们平常要是关系远，咱要遵循世俗的很多规则，对吧？但是你看你老会发现这个朋友圈，你比如说小迅这个我也是有这个感觉。

就是大概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，在一起玩过、一起喝过哭过笑过，有过很多冒险的经历，而且似乎大家混起哥们儿来，还真的就是我也有这样的朋友，就是说你最后会发现也未见得是他，你最后多年之后，你发现你的朋友圈都是通过他认识的，认识了之后你发现咱们都能玩到一块。

陈坤：是的。

窦文涛：对吧？咱们之间的这种义气也好，或者说感觉也好，说话的方式也好，怎么就那么对路，这就是“团伙”。

马未都；对，它这个还有一个很根本的东西是，他的认知一定要达到一个高度，这个高度简单的说这叫宽容容，就是能够容忍所有朋友的缺点，不说优点你不需要容忍，对吧？那么在这个大框架下，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就是利益之间的一个平衡，你是愿意索取还是愿意付出？

朋友圈里，我们现在把这个“团伙”放大，叫朋友圈里呢有很多人进圈就是为了索取，谁也不是傻子，你比如我被谁拉进去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一个人对我很好的时候，我就开始。如果他是真的好我是能感受的，他是一种假象的好，我就知道他后面还有一件事，他未来求我，对吧？

这个不是我不能帮你做这个事，而是我不能感觉到我被你利用了，这就很难过。就因为每个人内心都特别敏感，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的，我们在缩到刚才我从朋友圈又缩到你那“团伙”里，这时候最大的一个快乐是帮助别人。

比如大家说我怎么有一个难题怎么办呢？说你看这事儿撞我枪口上，我帮你办，我就有一道马上就给你办了，你觉得特复杂一个事儿，我就是一个电话很简单，那这个就体现了这个“团伙”的价值。

窦文涛：对，真的，我觉得我现在心里还有就是说最好的朋友，他要是有个事求你，你也正好能帮上忙了。

马未都：可高兴了。

窦文涛：我都觉得有点像喝了酒一样，就是说胸口有点热，有点那么个劲头，是吧？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，你比如说我发现咱们这个朋友圈，有时候喝了酒之后一介绍个新朋友，比如说这是陈坤，往往有一句话，这也是个性情中人。

周迅：也是。

窦文涛：也是个性情中人，这玩意儿你要真的从逻辑上讲，性情中人按说也挺危险的，对吧？挺任性的吧，但是好像我觉得不光是一个性情中人，第一个咱们交往不是索取别的，是性情之交，再有一个往往也不是特low 的性情，说实在话这个人他实际上是很敏感的，也很自省的，就很知道把事儿把话说到哪个分寸上，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太难了。

马未都：他是迈过一块，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尤其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，所有的“团伙”都是不不计成本的，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，为朋友去打架没有问过对错，也不问说为什么，就说被欺负了就出去了。

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历练，那这个是包括整个社会的叫商业社会的历练，然后就是各种利益关系，能够把这些朋友呢，就是亲疏远近就分开了，通过事情就分开了，然后迈上一个台阶的时候，这时候又缩到原始状态我不问利益，不是我非得帮你这事，要求你有一个回报，有时候人家觉得你帮我一事，要这么大事，你帮我忙我能不能怎么着，我说没那个意思，一点都没有，就是对我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事就很顺手，对吧？有时候你觉得很棘手的一个问题，那别人就是这事简单的要死，到我这就弄完了，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就是说到，咱们找不着词，还得叫那“团伙”里的，你会觉得舒服。

窦文涛：褒义词的“团伙”。

马未都；对，它就非常舒服。

窦文涛：坤哥，你是不是这体会，就是我自己认为朋友是，他有一种求同存异的某一方面的默契，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漂亮的关系是在于，我们只在我们默许的概念里，我们的艺术认知包括追求和不断的改变。

窦文涛：坤哥的“团伙”是要求进步的“团伙”。

陈坤：对对对，进步的，比如说我跟小迅是真的会回来说，我们俩一起有一个尝试说，我们以前挑剧本都挑我们喜欢的，那天她说坤我们接下来挑不喜欢那个角色好好去琢磨，我们先不问我们为什么不喜欢，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，我说好，还有迅姐，我说我们接下来我决定不再演了，我尝试一下不再演是怎么样，因为这是要有勇气去尝试的，那我们是在这个方面互相鼓励的。

但是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朋友里面，对我的人性是一个考验，人性为什么很特别，特别是我身在这样一个职业？我觉得最真诚的朋友是梦寐以求的，这些梦寐以求不是外在别人来看，是当我的朋友好的时候，不是表现出来了我为你赞美，不是朋友圈里面那个， 就我心里真的嫉妒还是为你赞美，这是考验我内心的，只有到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，他才是我一辈子过命交情。

周迅：但是比如说我，比如说认为的朋友，我要是发现他撒谎，那我就真的不行了。

窦文涛：骗子，为什么这事这么重要呢？

周迅：就重要，就没有，我们这么长时间你对我撒谎，为什么？

窦文涛：连真都没有了。

周迅：对。

窦文涛：什么可能都是假的。

周迅：对，我觉得他要是撒谎我就。

马未都：对，我也最怕这个。

窦文涛：那对你来说，因为我发现你从小就是一帮人在一块玩，这种关系对你来说特别重要吗，比如说甚至比家庭还重要吗？

周迅：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是，就像刚才坤儿说的，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小团队是挺上进的。

窦文涛：对，团队，不叫“团伙”，团队。

周迅：对，我们这个团队是挺上进的，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暴自弃的人，基本上就是我，而且他们都会随着成长越来越有爱心越包容。

窦文涛：那互相之间发现不对付的会直接说不好听的话。

周迅：当然，直接说。

陈坤：但是不会说不好听的话，会直接说的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就像你看，我发现很多她的哥们儿都说她身上有爷们儿的这一面，但是真的只有这个吗？其实我感觉她也有很江南女子的，很周到。

陈坤：反正她挺中性的，她阶段性，就是我们演员下意识有着人格扮演状态。

周迅：我也会做饭，有一阵子我在他那儿做饭。

陈坤：我在说你的优点嘛。

窦文涛：做饭是标准是吧，

周迅：就是女人。

马未都：会做什么饭，你得说出来，你炒个什么西红柿炒鸡蛋也算可以做饭吗？

周迅：我会炖排骨，我会蒸鱼。

马未都：炖排骨，蒸鱼也不错。

窦文涛：你瞧瞧。

周迅：我会。

马未都：行了，能想起这两个就够了，不用再想了。

窦文涛：你说最终这人是跟朋友在一起，还是跟男朋友或者说跟家人在一起，因为我现在发现就当年一起玩的很多人，他们有一种幻想，就幻想你看咱们老了，咱们弄一养老院，就咱们这些人永远在一起是吧？咱们玩，找几个女护士。

周迅：女护士。

陈坤：不是，还要在旁边弄一个孤儿。

马未都：把一高事说低了。

陈坤：我们的版本是老人院旁边是养个孤儿院是吧？完了之后再做一个小的民宿，这样有人帮我们打扫房间是吧，这个毕竟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在推动的，是吧，到现在还在推动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就是说假如这是真的，还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吗？是不是没有也无所谓。

周迅：我觉得就看各自每个人的缘分。

陈坤：对对对。

马未都：传统意义的家庭，现在是大数据看就是减少的，国外也是这样，国外现在很多这种老人在一起，那起码就是价值观相等，买一个别墅，然后几对家庭住在里头，就这么互相。

陈坤：挺好的我觉得，互相照顾。

马未都；它最重要的一点是精神上的慰藉。

窦文涛：那小迅你说，你现在也感觉到了，就是说身体的一些限制，好像说人在走在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中，那你会想象幻想你的老年将会是什么样，是跟一个老夫老妻这样，还是说永远这帮朋友一直到老。

周迅：我觉得是不是老夫老妻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跟一帮朋友是最期待的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也觉得挺有意思，就是好像有些人身上就有这种向心力，你比如说我要宅着，好像也没谁需要我，对吧？但是我总觉得每次见到小迅，她身边都有一些朋友，而且这些朋友好像都特别关心她，特别呵护她，就是也被她所娱乐，也被她所逗乐，对吧？就是你觉得她这种魅力是什么。

陈坤：就是真实。

窦文涛：真实的人多了。

陈坤：不，看哪个标准的真实，并且我觉得小迅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所谓的真实的，因为在每个人理解真实的标准不一样，小迅已经是在我心目中最接近真实，她毫不隐藏她的喝醉了的样子，她没有当一个大明星的包袱，她没有像一个女孩子应该做一个事情的包袱，她自然呈现当下的样子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尊重她。

她像我小时候认为的那些修行人一样，我觉得就是她身边可能是莫名，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判断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莫名其妙，其实是趋近于这样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，或多或多还是有见人下菜人的瞬间，看人说人话，看鬼说话鬼话的片段，但大部分时间里面我看到的都是她的努力。

她的性情，她的真实，她的坏脾气，她的优柔寡断，但是一切都如实呈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ok，我对你完全敞开。

周迅：而且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他想保护我，保护我的这个让我就这样做。

窦文涛：那是真爱，那是真爱，所以有了真有了善，她自然就是美。

END